

南開中學一九四八級北美校友會

南開通訊

(第一期)

【本期內容】

1. 華府聚會其樂融融
2. 一九四八級北美校友會會議記錄
3. 悼念級友李陽堃同學
4. 北京級友遙賀北美級友聚會
5. 為在華府繳交會費事陶恒生致同學信
6. 編後語

華府聚會其樂融融

陶恒生

假日飯店老友重逢

籌備了快一年的北美南開四八級華府聚會，終於實現了。十一月三日從中午起，同學們陸續到達預定相聚的旅館——座落於華盛頓水晶城（Crystal City）的假日飯店（Holiday Inn）。這家飯店離華盛頓雷根機場（Washington Reagan Airport，以前叫做 Washington National Airport）很近，乘坐飯店的交通車不到十分鐘，因此來自外州的同學，多選擇降落這個機場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我和德順飛往印地安那州首府印地安那波里司看小女兒及外孫，在那兒住了八天。十一月三日經芝加哥飛來華府，下午二時半抵達機場，約三時到假日飯店。一進大門，就看見鄭華在大廳等候。和她一同坐在大廳沙發說話的，是早已到達的李一正夫婦。

白髮蒼蒼別想太多

鄭華見到我，不禁驚呼：「陶恒生，兩年沒見，你怎麼變得……？」我了解她的意思：「你怎麼變

出刊日期：2000年11月18日
通訊地址：928 Franklin Street #522
Oakland, CA 94607

電話：(510) 465-2606
傳真：(510) 465-6158
電郵：hengtao@aol.com
編輯：陶恒生

請注意：收到本期後請回示，以便下期續寄。

得這麼老？」原來我自從一九九七退休之日起停止染髮後（我的頭髮十年前早就花白了），就常常接受這種驚呼，司空見慣，不以為怪。前年在舊金山碰到一位台灣來的老同事，他見我滿頭白髮，安慰我說：「陶先生，你不要想太多嘛！」

下午陸續到來的同學，有劉年璽與她的另一半朱孝穎，和雷雨申夫婦、黎桐等人。等到傍晚七點，未見陳迪、楊維揚、葉容、李本忠、鄭均華等人出現。鄭華說她了解眾人路途遙遠，又要轉機轉車，難免遲到，但對於鄭均華到底來不來，絲毫沒有音訊，甚為耿耿於懷。她說：「在沒改期之前，鄭均華是頭一個回信要參加的，改期以後就再也沒消息了。」我要她放心，鄭均華是最愛熱鬧的人，他工作繁忙朋友又多，經常出門旅行，常常神龍見首不見尾，說不定說到就到呢！



下榻假日飯店的同學合影於飯店大廳

乘搭地鐵暈頭轉向

等到七點鐘，大家都餓了，吳東明在餐館也等急了，於是鄭華在櫃台上留了話，便帶我們去唐人街聚餐。鄭華帶領我們八人，先搭飯店交通車到水晶城地鐵站，買好車票，準備搭黃線客車。俄頃，

客車到站，大家一湧而上，忽然發現這班車是開回頭的，於是又一湧而下，跑到對面月台。一會兒黃線車來了，我們看清楚牌示，小心上車。十分鐘後到達，自動階梯帶我們上到地面，只見唐人街燈火輝煌，行人熙攘，沿街滿是商店和中國餐館。鄭華預定的餐館叫「東江飯店」，走路轉個彎就到，只見拉麵師傅正在窗內表演拉麵功夫，飢腸轆轆的我們不禁饑涎欲滴。進得飯店，只見個子高大的吳東明滿臉笑容，直朝我們招手。我和東明快五十年不見了，除了頭髮較少之外，基本上他健壯如昔，簡直沒啥改變。飯席開在三樓，大家也不謙讓，坐下靜候店小二上茶上菜，準備大吃一頓。

北方拉麵大快朵頤

鄭華訂的飯菜真不錯，頭一道拉麵就讓我們吃得唏哩呼嚕。接著上來的是一道道佳餚：紫菜海鮮湯、拼盤、豆豉辣炒螃蟹、叉燒豆腐、豉油雞、燒鴨、清蒸魚……，吃得大家直拍肚子。

同學們邊吃邊談，好不熱鬧。我們發現不少巧合：吳東明、黎桐、陶恒生三人是台大第五宿舍二零九室的室友（另外三人為李福廣、言頂松、胡樂士；就讀師大的鄭均華一有空就來台大「鬼混」，



鄭華跟大家講解如何搭地鐵

經常在二零九室搭舖過夜）；陶恒生、劉年璽是香港九龍塘小學同學（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陶恒生隨家人走水路經廣州灣往桂林，劉年璽則循水路經韶關回重慶）；黎桐、劉年璽、陶恒生、劉德順都是湖北同鄉。大家又講了許多笑話，酒醉飯飽，結賬一看，每人連小費十一美元，真正便宜，大夥兒盡興而返。

鄭華送我們到地鐵站，仔細叮囑明天上午到會場的路線，原來她在 Rosslyn 的美以美教堂租了一間會議室，使用時間是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。希望

準時到達以充分利用時間。

一行人搭地鐵循原路回旅館。一進大廳，發現陳迪、楊維揚、葉容、李本忠都到了，大家不免大聲嚷嚷一番。原來陳迪轉機誤了三小時；楊維揚和葉容都因錯過灰狗巴士而耽誤了三、四小時；李本忠降落杜勒斯機場（Dulles Airport），多花了一個多小時才趕來旅館。

益梳油站你在何方？

四日一早，部份同學去餐廳吃早餐，我和德順則往隔壁麥當勞吃美式鬆餅夾蛋（Egg Muffin），我端著餐盤，赫然看見鄭均華正在和李一正、黎桐等人興沖沖地指手劃腳，我急忙衝過去差點兒沒把鬆餅倒在他身上。均華說：「我說要來就一定來嘛，害鄭華操心，真不好意思。」

九時半，全體大廳集合，同昨晚一樣坐旅館交通車到水晶城地鐵站，這次搭藍線客車在 Rosslyn 下車，這個車站有三條全世界最高的電動階梯。上到地面，由劉年璽的先生朱孝穎帶路（因為所有的人當中只有他的頭腦最清楚）。

按照鄭華交待的路線，須先以 ESSO 加油站為目標。鄭華說：「一出地鐵站你們就會見到一家 ESSO 加油站，然後抬頭就會看見教堂頂上的十字架，那就是我們要去的教堂，很容易找。」我們昨晚聽得連聲諾諾，此刻卻發現忘了問她出車站應該向右、還是向左走，也忘了問教堂的路名。好吧，就向右走。結果走了三個路口，越走越遠，卻老沒看見那要命的加油站。問了幾個路人也不得要領，只得回頭走。這時陳迪忽然想起鄭華曾經給過他一份資料，上面有路名和門牌號碼，於是按圖索驥，終於找到了加油站，教堂就在隔壁。再一張望，原來教堂就在地鐵站的左邊，屋頂上的十字架很小，被大樓遮住，難怪我們看不見。

南開前途課題嚴肅

鄭華、吳東明、王心明早已在會議室等我們了。室內佈置雅致，中間長桌供我們開會之用，靠

牆的長桌放滿了飲料、食物、水果。這樣的安排既經濟又實惠，我們的大女兒在加州聖塔克利那威士汀飯店工作，她說在旅館租會議廳極貴，一間容納二十人的會議廳，半天租金起碼得三百元。

大家坐定，會議開始，先由鄭華致開會辭，然後討論這次聚會的主題：「呼籲大陸領導人改南開為私立學校」。這個題目非常嚴肅，同學們發言踴躍（討論內容見本期第三頁）。十一時三十分討論結束，接下來是同學們自我介紹，由吳東明開始，每人化幾分鐘簡短地介紹自己離開學校後幾十年間的經歷，和家庭狀況。



鄭均華自我介紹，黎桐聽得津津有味

介紹，由吳東明開始，每人化幾分鐘簡短地介紹自己離開學校後幾十年間的經歷，和家庭狀況。

本地同學招待午餐

十二時開始午餐，大家排隊自選食物回到桌上，邊吃邊繼續聽自我介紹。豐富的午餐是鄭華、吳東明、王心明三人做的東，除了茶水、咖啡、牛油、麵包、水果之外，主菜是美味的烤維吉尼亞火腿，配菜有涼拌黃瓜、洋芋沙拉、生菜……等等，極為可口。餐後還有一個大大的巧克力蛋糕，切了分吃。

一時整，會議結束，同學們或結伴參觀華府名勝、或進城逛街、或回旅館休息。約好傍晚七時在旅館大廳集合，步行到附近的餐館聚餐。

麻婆豆腐辣得過癮

今晚聚餐的地點，是在旅館附近，走路五分鐘可到的一家四川飯館，名叫「台灣飯店」，據鄭華說，它的廚師來自重慶，四川菜好得不得了。我們準時到達，長桌對面坐下，互相交換下午遊覽的心得。第一道菜是麻辣牛肉牛雜拼盤，果然名不虛傳，辣得過癮；第二道是香椿雞，嫩極香極；第三

道麻婆豆腐，十足四川口味，麻辣得冒汗，陳迪說，抗戰期間他在成都吃過道地的麻婆豆腐，回味無窮，而此刻入口的豆腐，頗有當年成都的味道。聽他此說，幾盤麻婆豆腐立刻變成了「道光」（倒光）年的空盤子。接著又上了許多菜，道道都好，最後以甜品「賴湯圓」壓軸。

同學們邊吃邊談，妙語如珠，噁噁喳喳個不停。雷雨申講了一個很「黃色」的笑話，惹得舉座噴飯，笑得打跌。時間不早了，結賬一算，每人十二元，包括小費，實在價廉物美。大夥兒的結論是：明天上飛機以前再來吃一頓。

我們發現店內從上到下都是大陸同胞，問夥計為何店名叫「台灣飯店」？回答說：店名是從舊店頂下來的，不久就要改名字了。

在聚餐席上我們做了幾項決定：（一）辦一份通訊（Newsletter）報導同學動態，由陶恆生任主編；（二）明年在加州再聚會，時間原則選在九月，由居住加州的同學主辦；（三）每家繳納會費二十美元，作為活動基金，當場收到二百六十美元，由劉德順保管。



四川菜硬是要得，乾杯！

回到旅館後，老友們分幾個小組聊天敘舊，至深夜才依依不捨，回房就寢。幾位明天一早就要離開的同學，就此道過晚安再見。

互道珍重明年再見

今天（五日，星期日）一早，同學們便開始陸續回家。有的駕車，有的乘長途巴士，有的搭飛機。

朱孝穎、劉年璽夫婦意猶未盡，他們要逗留到星期一才回去。

黎桐回加州的班機是下午五點，李本忠下午兩點，我們下午三點，都有充分時間吃午飯。於是我們四人於十一時半又跑去「台灣飯店」，叫了麻婆豆腐、香椿雞、擔擔麵、紅油抄手，好好地再「辣一辣」。

黎桐、李本忠的飛機準時到達舊金山。我們的班機在芝加哥嚴重誤點，折騰到半夜才到，比原訂時間晚了五個小時。一次成功而溫馨的華府聚會，到此圓滿結束。我們期待明年再見！

北美 1948 級校友會 會議記錄

日期：2000年11月4日

時間：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卅分

地點：華盛頓美以美教會會議室

主席：鄭華

記錄：陶恒生

出席：吳東明、胡文華、楊維揚、劉年璽、朱孝穎、雷雨申、呂兆麟、鄭均華、黎桐、陳迪、李本忠、李一正、李夫人、葉容、王心明、劉德順。

主席發言：各位同學，這次舉行南開一九四八級北美同學會，經過近一年的籌劃，歷經挫折，今天總算濟濟一堂，非常感激大家熱心支持。鑒於出席人數並不十分踴躍，這種聚會是否還有再辦的必要？如要辦則何地？何時？請討論。允公允能，日新月異的南開精神，是我南開同學一生做人的準則與處事的方針，也是今天我們能夠聚集在一起的原動力。在大陸的南開母校，由於客觀環境和管理方式的變更，南開精神似有逐漸式微的現象，我們難免有所憂慮。對於應該如何保持母校優良傳統、恢復張伯苓校長和喻傳璧主任的治校精神，值得我們全體身在海外的校友們思考。我建議，由我們發起寫信給大陸的領導人，譬如朱鎔基總理，籲請當局考慮改南開公立為私立，以達到獨立治校、精神自

主的目的。至於改私立之後的經費來源，我認為南開出身的成功企業家不在少數，就以本級而言，張忠謀、華之星等同學都是身價億萬的大企業家，相信他們有提供財源的能力。我們應該如何進行這件大業，請討論。

楊維揚：我們這一代都非常珍惜南開精神，希望它永垂不朽，可是下一代已經不能體會。我認為當前的政治環境，南開改為私立是可以容許的。趁我們還可以做點事，此刻應該是最恰當的時機。但是，經費是關鍵問題，因為私立學校的經費要靠捐獻，需要大筆資金。

雷雨申：我認為在財源沒有落實之前，先不要向政府呼籲。以我教書幾十年的經驗，私立大學因為經費不足而申請改為公立的，所在多有。公立學校的經費來自政府預算補貼，而私立學校要靠有錢校友捐獻，比較吃力。

陳迪：回饋母校的大志，值得發揚光大。但獨立治校第一需要錢，第二需要人。這兩個重要因素，將決定獨立治校的成敗。希望大家集思廣益，作出合乎現實的規劃。



聚精會神地討論南開前途

陶恒生：前幾年我和南京的馬平同學通信很多，據告，無錫地方政府曾經願意提供大片土地給南開建設新校，校友代表也曾經去看過談過，最後因為官方堅持不放管理權而無疾而終。可見在大陸辦私立學校不是那麼容易。台灣的旅台南開同學會（一九四四級為骨幹）也曾一度努力過，結果因財源籌措困難而不了了之。再者，成功的四八級大企

業家是否一定有捐出大筆金錢的意願，值得探討。

李本忠：一般來說，商人是以賺錢為目的。有錢人是否個個都喜歡辦教育、做善事，不是我們幾個可以說得動的。譬如張忠謀，他帶大量資金去大陸投資，是商業掛帥的行為，是否願意撥鉅款長期投資教育，值得研究。

鄭華：如果你們讀過張忠謀自傳，就會相信他有意願和能力，我們可以通過與他熟識的同學和他接觸，徵求他的支持。

其他同學都紛紛發言，主要就錢、人、管理、環境等問題上提出建言。歸納大家的意見如下：

- 一、維持南開精神永垂不朽，是我海外校友不移的職志，希望眾志成城，共同努力。
- 二、在籲請大陸當局改南開為私立之前，我校友須就籌錢、找人及組織方面，擬定通盤計畫。
- 三、積極聯繫財力雄厚的校友，徵求他們提供治校基金的意願。
- 四、我級南開聚會應該繼續舉辦，考慮明年在西部舉行。

散會：十一時卅分



悼念級友李陽堃同學

我們全級最有領袖天份、最有組織能力、為同學會活動努力不懈、鞠躬盡瘁的級友李陽堃同學，不幸於 2000 年 8 月 17 日在成都病故。北美級友遽聞噩耗，不禁悲痛萬分。在這裡刊載王光同學的悼念文章，以及選錄幾封有關陽堃病況及逝世情形的書信，表達我海外同學對陽堃深切的哀悼與追思。

思念陽堃 王光

今年初，南開 48 級一組在京級友舉行了一次七十大壽的集體祝壽會。陽堃是當然的組織指揮

者。他忙裡忙外、忙上忙下，把這次聚會組織得特別精彩，而自己卻忙得差一點連生日蛋糕也沒吃上。直到聚會快結束時，才說了兩句話：「這次七十大壽我為大家服務，將來八十、九十、一百大壽，我繼續為大家服務，而且要服務得更好。」誰曾料想，這個要為同學服務到一百歲的人，竟如此匆匆地早我們而去。

春節過後，陽堃有點發「蔫」。頭疼、腕疼。但他不在意。到了三月，情況越來越嚴重，在大家的催促下，才去找醫生，做 CT 掃描，發現肺部有陰影。經穿刺檢查，診斷為左肺腺癌，已擴散。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結論，陽堃表現得很冷靜，很坦然。他說，自己體質好，有自信，回成都哥哥那裡，請中醫治，三五個月就能痊癒。還說：「萬一不行，七十而終，也算高壽。」他的從容，使大家稍覺寬慰。為了省錢，他不肯坐飛機，不肯坐快車，甚至不肯坐軟臥。在大家的「逼迫」之下，才答應坐飛機走。

走的那天一早，澤武、身純我們三人去送他。陽堃一反平時大大咧咧、不修邊幅的作風，把鬍子刮得光光的，穿了一身毛料淺灰色的西服，顯得格外精神。我們催他早走，他說不急，樓上樓下又跑了三遍。一是為 50 級校友在京聚會做好食宿安排，一是為 47 級老少邊窮地區校友在京聚首辦好聯繫，一是為農科院氣象所的一位隻身在京的同學辦好借住手續。把這些事都辦完了，放心了，他才舒口氣說：「走罷。」

北京機場候機樓剛改建，我們三人都分不清東西，摸不著頭腦。辦各種手續時，反倒是陽堃引路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對這個新機場，他早就熟了。外地的同學們來京，路過北京，多半是他接，他送，他負責安排食宿，或者就干脆吃住在他的家裡。這個使用不久的新樓，他不聲不響地不知跑過多少遍了。我們把他一直送到安檢處，再往前就不讓送了。他和我們握手告別，握得很緊，手心滾燙。過了安檢門，他回過頭來，招招手，讓我們回去。到

最後一個拐彎處，又頻頻向我們招手，笑得那麼憨厚，那麼明朗，然後就消失了，不見了。這就是我們的永訣！

回川後，成都、重慶的同學給了他許多的幫助。北京的同學去成都時都去看他，齊泰、永培、中和等一直為他保持著與同學們的聯繫，為他辦各種交辦的事情，使他得到很大的安慰。成都的醫療條件是好的，但擋不住陽堃病情的急劇惡化。他從加拿大趕回的女兒返京時告訴我們，癌細胞已擴散到食道、腦部和心臟附近的動脈血管，不能進食，只能靠輸液度日。我們焦急、難過，但無能為力。陽堃是堅強的，儘管痛苦難忍，仍伏枕作書，字跡依然那麼工整。有時也通電話，聲音已嘶啞不可聞。他熱愛生命，不懼死亡，在命運面前，只有頑強的抗爭，沒有弱者的呻吟。臨終的那晚，他的哥哥從病房打來電話，說快不行了。十分鐘後再打去電話，他已撒手歸去，安然離開了這個紛紛擾擾的人間。

陽堃秉性憨直，少言語、輕名利、重友誼、信守然諾。在北京，他同永培、有和一樣，是 48 級公認的領袖。在一組，更是天然的核心。我們一組共十人，陽堃、齊泰、中和、澤武、身純、學黃、文杰、寧康、家嶼和我，經常輪流在家裡聚會，以在陽堃家為最多。他那裡雖零亂，但親和力極強。每次去，必備瓜子、花生、水果，有時冰箱裡還有冰棍、可樂。大家聊天、玩牌。陽堃則一頭躡進廚房，忙著做飯。菜的花樣時有翻新，但一大盤四川臘肉、一大盤麻婆豆腐、兩大鉢品類不同的煲湯，則是保留節目。在那裡，舊日同窗，赤子相對，無話不談，陽堃的家成了我們心靈的一片淨土。

前年，48 級的級友在北京舉行半世紀大聚會，海外許多同學都回來了。為了這個會，陽堃忙的不亦樂乎。籌款、通知、安排食宿、佈置會場、組織接站、聯繫遊覽等，多半是他的事。會後他告我，掉了幾斤肉，但不讓告人。聚會很熱烈，但經常見不到他的人。致詞、祝酒、座談、表演節目，

都沒有他，他又忙著收攤、結賬、為大家買回程票去了。京外的同學一批批都是他送的。宗明摔傷，他急著找救護車，送醫院，然後又護送他到返渝的火車臥舖車上，才放心。送完宗明夫婦倆，已是深夜。出火車站，我要送他回家，他堅決不肯，說公共汽車一車到他家門口，不用轉車。在暗淡的路燈下，他轉過身，徐徐向 320 路車站走過去。望著他那寬大的脊背，我突然發現，怎麼顯得那麼蒼老？他太累了。我想起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那是父子情的神聖贊歌。而在我的眼前，這個逐漸遠去、逐漸模糊的背影，將是常留心頭的友誼的沉重記憶。

在南開，少年的陽堃是中長跑健將，風頭十足，盡人皆知。他的綽號叫 *Fox*，不是說他狡猾，而是說他跑得快，外加有點佻皮。但這只是他的一個側面。他還有另一個側面，勤奮、好學、心細、辦事力求周到，卻常不為人所注意。直到老年，不論是寫封信，或發個通知，他那筆字依然寫的整整齊齊，一絲不苟，足以說明他的性格、作風和為人處世的認真精神。去年，在他案頭偶然發現一本他中學時代的記錄本，是聽鄭新亭老師講化學的課堂筆記。整整一本都是用英文記的，字迹清秀，筆法規範而有風采，宛若出自一位少女之手，令我驚嘆不已。陽堃的兒女收拾亡父遺物時，如發現這個筆記本，望能珍惜，好好收藏，那裡記的是化學，寫的是人生。這樣一位有才能、求進取、肯下苦功夫的人，本來在治學和事業上可以作出很好的成績，為社會作出許多有益的貢獻。然而，社會給予他的常常是扭曲、壓抑和不公。好在晚年生活過得比較灑脫，也算得上是一種補償。陽堃的感情生活也是不幸的。他很痛苦，相伴過他的人很痛苦，我們都很痛心。所幸的是，在陽堃生命的最後一程，他們之間都表現了可貴的寬容和理解，這對陽堃也是很大的安慰。

人有生，必有死。對陽堃的去世，比起得知他的病，對我來說震動要小些，因為有了思想準備。伊壁鳩魯說：「賢者既不惡生，也不畏死。既

不能把生當成負擔，也不把死看成災難。」有了這種豁達的生死觀，人才能活得自在，走得坦然。陽堃已離我們而去，不再回來。他那憨直的音影，真摯的友情，將在我們的心中長留。

陽堃走得好。

陽堃向單位上級匯報病況的信（2000.7.13）

所領導： 您們好！

從第二次化療以後，全身乏力，坐的時間久了都不行，無法向您們寫信匯報病況，只能由我哥哥用電話和劉主任聯繫，領導和同志們對我的關心，我非常感謝！

剛開始時我還能吃些食物、水果，後來逐步感到吃飯時有些梗，不能很順利的下嚥，慢慢發展到梗得很厲害，連稀飯都無法下嚥了。喝牛奶、果汁還可以，半個多月前連喝水都困難，開始輸全液維持生命。經 CT 檢查，發現食道受浸潤（是否癌變未說），並立即開始放射治療，現已作了十一次化療，聽說要 20 次以後才可能見效果。到時再向您們匯報。

我現在連坐的精力都沒有，整天臥床輸液，這封信還是在臥床狀況下寫的。字跡不整，看信也使各位領導吃力，請諒。敬禮

李陽堃于成都 1000.7.13

劉永培致全體級友（2000.7.18）

親愛的南開 48 級同學們：

我年級同窗情誼最深、服務精神最強、人緣如星（體育明星）、氣度最佳的李陽堃同學，今年四月份確診患有肺癌，隨即轉赴老家成都住院診治，迄今未見好轉。

知情早一些的同學，採取不同方式，表達了對陽堃的誠摯關心和良好祝願，尤其是成都的同學們，已排班輪流照顧，陽堃的兄長更是每日照看，心力交瘁。

陽堃雖重病在身，飲食難進，仍時時惦念著大

家。每當有同學去探望或函慰，都會令他精神振奮，激動不已。

由於種種原因（包括陽堃本人意願），我們沒有及早將情況告訴大家，謹表歉意。

陽堃現住成都華西醫院，病房有電話 028-5424429，但本人接聽說話有困難。他哥哥李陽璋電話 028-6513045，地址 610066 成都雙林中橫路 14 號 10 幢 4 單元 6 號。祝全家安好！

重慶南開中學 1948 級北京同學會 2000.7.18

楊維揚致鄭華（2000.8.18）

鄭華同學：

今日下午，方惟琳自英國電話告知，陽堃已不幸於 8 月 17 日病故。雖然這個結局早已料到，但終成事實仍令人萬分悲痛。特別是，他與我是同級學友中保持聯繫和親密友情最篤的兄弟。許多往事猶在眼前，如今卻人天永隔了。專此敬祝健康、長壽！

楊維揚 2000/8/18

劉永培致吳東明（2000.8.25）

東明學兄：你和嫂夫人好！

8 月 15 日來函及附寄的旅美南開校友通信錄已收到，謝謝。

十分遺憾的通知你，陽堃兄已于 8 月 17 日晚 8 上 30 分去世，次日已請郭美鳳透過 E-mail 通知嚴欣榮，並請他轉告旅美級友。陽堃的追悼會已于 21 日在蓉舉行，北京校友會特派李齊泰代表大家赴蓉參加，並囑以旅美級友的名義送了花圈。陽堃的子女均已從加拿大返國處理後事。

陽堃生前一直全心身地投入校友會的工作，負責與海外級友的通訊聯絡及級友會的司庫。為推動和促成 1994 年和 1998 年重慶和北京的 48 級友大聚會作出寶貴貢獻，有口皆碑。因此同學們對他十分敬重。王光在輓聯中讚他「公能併備，無限忠誠對師友」，而我等「回天乏術，空餘幾行清淚」，

真是道出大家的心聲。陽堃將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中。

謝謝你寄來的鼓號隊的照片，後排右起第二人就是我，當時我打小鼓。可惜除劉慶齡、孫敬一外，其他人我個都分不清了。如方便望兄寄我一份按位置標註的名單。

鄭華的來信稱，北美校友會今秋可能聚會，如能告訴我們任何級友的 E-mail，屆時我們可即時致電祝賀。

望多保重。今年來信可與我或齊泰聯繫。

弟永培 8 月 25 日

陶恒生致吳東明 (2000.8.28)

東明：

多年不見，我們都還老當益壯，活動不少。住在灣區的同學們常有見面的機會。

您寄來的天津重慶南開通信錄，早已收到。昨天又收到傳真，謝謝！

李陽堃不幸逝世，令人惋惜難過。兩星期前收到劉永培的通知（包括您轉來的），曾打電話至成都醫院陽堃的病房，他親自接聽。他的嗓子已完全嘶啞，音量微小，但可以聽得見我問候的話。

去年四月我和德順去北京，曾經在他宿舍消磨了一個上午，聊得很痛快，又承他破費請我們吃「四川飯店」。我見他食量頗大，豪爽不減當年。第二天我們離開北京赴上海，他一早七點便騎車來看我們，帶來南開旅行袋及徽章各二個留念。那時完全不見任何病態，真沒想到這麼快就走了。

十一月華府聚會我們已報名，希望能見面好好聚聚。再見順祝

安好

陶恒生、劉德順 2000.8.28

吳東明致陶恒生、劉德順 (2000.9.2)

恒生德順兄嫂：

自吳東明（大頭）

胡文華

很高興收到你們 8/28 的 fax。我前兩天才發出兩批信。第一批是劉永培、李陽堃的信，共發出了

21 封。第二批是嚴欣榮的陽堃去世消息，共 fax 了 14 家，寄了 36 封信。把沈宗沅的 fax no.弄錯了，那是金文貞的。她今天打電話告訴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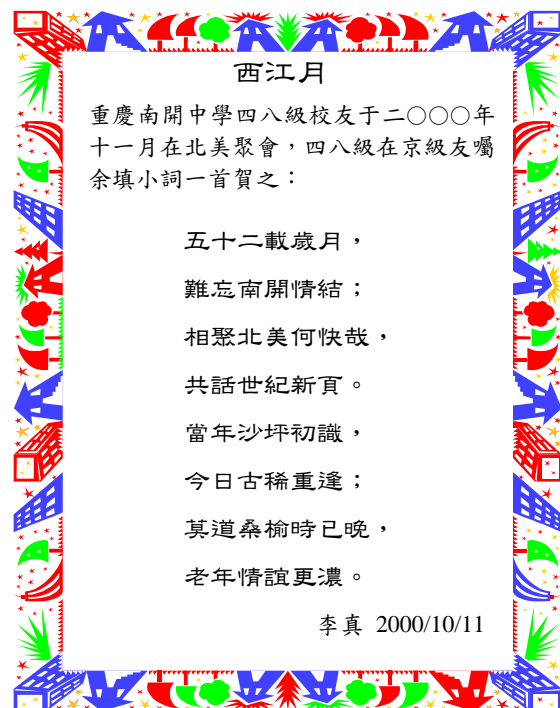
真可惜，尤其我們 98 才見過面，陽堃還來了幾次外賓招待所照顧我們七人。他為 48 級出了不少力，希望他化療會有好轉，不料這麼快就走了。

我們東部同學較分散，巴替摩好像只我們一家。反正胡文華週末常上班，我們自己過日子。

你們去年四月還見到陽堃，又通電話問候，他一定很高興。使我想起言頂松兄，和他一樣不幸。

記得在 209 聽過好幾次恒生吹口琴，我好久沒吹了，在高雄煉油廠參加過口琴隊。去年去上海想買個#A 口琴都沒買到。

北京級友遙賀北美級友聚會



為在華府繳交會費事陶恒生致同學信

各位同學：

您們好！這次在華府相聚，老同學們於別離幾十年後再在異地相逢，備覺溫馨。感謝主辦人鄭華同學的細心安排，以及陳迪、吳東明同學的聯絡和支援工作，我們大家都盡興而返。

在四日的晚餐席上，大家談到明年秋天在加

州繼續主辦聚會，我們居住加州的同學們舉雙手贊成。鄭華同學又指定由恒生編印通訊（Newsletter）報告動態，自當欣然從命，拿出當年辦壁報的精神，先試辦一期請各位指教改進。

席間又決定出席同學繳交會費作為活動基金，眾人一致贊成，每家立刻繳納二十美元，頓時收到二百六十美元，由德順保管。

昨晚在回程飛機上，我們兩人檢討收受會費這件事，覺得匆匆之間作出如此決定，似嫌有欠考慮。為同學們服務，絕對是義務工作，不應計較些微費用，否則就失去南開精神。我們知道鄭華和吳東明同學出錢出力，自掏腰包打電話、發傳真、寄信、租會議廳、準備豐盛的午餐（當然還要謝謝王心明同學）……等等，沒有花我們半分錢，這就是我們南開精神的好榜樣。

因此，我們決定把您們繳來的會費，隨函如數退回，敬請查收。至於明年辦理聚會所需的費用，屆時自會依照慣例辦理。

歡迎您們提供寶貴意見。肅此順祝
健康快樂

陶恒生敬上 2000年11月6日

編後語

在南開初中參加「晨鐘社」編油印報紙（記者証 012 號），又加入「業餘無線電協會」，跟高中學長們一起搞擴音廣播。暑假在家中沒事，與兄弟們合辦手抄家庭報紙一份，名為「愚報」，每週一大張，報告家中瑣事及糗事。高中在南京讀市立一中，與三幾同學共辦一張名為「真與針」的壁報，時值中國各大城市學生們正在舉行「反飢餓大遊行」、「吃光運動」、「抗議美軍暴行」等反政府活動，我們的壁報寫了些語帶刺激的文字，有兩期一貼出去便被校長撕掉。高二下的成績單上，級任老師給我的操行評語是：「敢言有為，惜所見嫌偏狹」。

沒想到五十多年後，又辦起報來了。只是這次不寫敏感文章，專門報導同學們的生活動態。

一九九七年退休後，開始學習中文打字，最初找一個字，往往得花十分鐘之久。久而久之熟練了，如今可稱「健指如飛」。但也有後遺症，有時握筆手寫，竟想不起某字以前是怎麼個寫法。

學中文打字是為寫東西。在華府「東江飯店」聚餐那晚，我報告退休後改行「以寫作為生」，有些同學覺得奇怪，問我「水泥不做了嗎？」是的，水泥不做了，工程也擺一邊，如今專心爬格子樂此不疲，文章大部份刊載於台北出版的「傳記文學」。說「為生」是吹牛，因為傳記文學是從來不發稿費的。我這麼做一是為打發時間，二是興趣，三是做多年來想做而沒時間做的回憶工作。還有，藉此訓練腦筋，絕對比打麻將好！

這一期的資料比較多，華府聚會是主要活動，老友相聚，趣事自然不少。聚會成功，鄭華、陳迪、吳東明的組織與支援厥功至偉。

南開精神應該怎樣保持下去？是鄭華同學念茲在茲的一大心事，與會同學俱有同感；但是應該怎麼做？有沒有能力做？我們認真討論，作了幾項結論。

敬愛的李陽堃同學撒手西歸，噩耗傳來有如晴天霹靂，同學們莫不痛悼。如果沒有陽堃，九四、九八年在重慶、北京舉行的兩次大聚會，不可能有那麼多同學跋涉千山萬水參與其盛。從得知他得病到去世的短短一個多月期間，海外同學函電交加有如雪片，摘錄了幾封信，敬表海外同學們對陽堃的悼念。

大膽試辦這一期《南開通訊》，錯漏缺失在所難免，希望同學多多批評指教。更期望同學們踴躍投稿，內容不拘，凡趣事回憶、養生心得、來往信件、人文道理……，均所歡迎，以光篇幅。如能將打字稿以電子郵件寄來則更妙。謹在此敬祝諸位

聖誕快樂，健康長壽！